



晋天忠愤全集

和
928
5





普天忠憤全集卷之五 議論門

曲阜魯陽生孔氏編定

漢軍寶璋裁臣

太倉鮑文蔚貫參

蒲圻覃廷楨蔭堂分校

夔州程正學文先參校

黃岡林郁鈞可廷

蒲圻鄧人梓樹梧

應變須才論

張羅澄

自古世變之相循雖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亦必有真才應運而出以撥亂而反之正所謂真才者非恃一己之才以為才在愛才能用才而已矣然時至今日滔滔天下誰可言才即或有一二出羣才又歎息於無才之可用於是相與震悼謂夷人軍器過利非我所能及乃師其所長設機器局船政局海軍陸軍均尚西法而卒也一島國起我軍皆此純至大局幾不可支何哉無他無才焉故也非器不利之過也如以器論旅順威海衛天險可恃鐵甲非不堅也鎗礮非不精也刀矛非不鋒銳也而望風諱潰不戰而靡利器可恃乎抑不可恃乎此不待智者而決也故欲濟此變不專恃器先在求才苟有大力者觸處留心人才不必六韜三畧之精百石六鈞之勇但取其有血性者為上有膽氣者次之其有才而鬱鬱不得志於時者又次之昔道光間英夷犯廣東長驅直搗省垣如發蒙振落而三元里義民蜂起遂以挫英夷之銳也此憑我血性遂可有為非器之利也光緒初年間廣西劉永福伏越南山澤中號召亡命揭

卒而起赤手撐拒法夷臨陣奪取軍械自創黑旗一軍殺法夷無算威名播於中外
又有韓國忠於三韓近邊控金為業游民悉歸自成一大部分人故以韓邊外稱之
雖以俄羅斯之強亦第用其獵牲之鎗時與之相抗而不為屈此二君者膽氣壯偉
英雄豪傑之風彭剛直奏疏中均津津道之亦非器之利也光緒乙酉法翦越南侵
臺灣時督師者為劉銘傳其營務處為李彤恩彤恩在臺日久知臺人張阿虎者最
桀驁不馴然武勇有勁氣犯大寨逃匿生番中彤恩招之出令召集土人五百以殺
賊立功阿虎感之遂易名為張李成及法夷犯滬尾彤恩先用石填港法船不能進
阿虎大呼五百人奮勇向前嘶殺毀法戰船一艘法酋死者一人法兵死者六百餘
人外國繪圖紀異稱我國為能此又何故哉大抵人懷才不能自展往往拔劍哀歌
有抑塞求伸之氣苟得一知己拔之行間則將時具一必死之心以博千秋而報知
己阿虎已事其明驗也而豈斤斤於器之利不利哉如此用才則天下之才不可勝
用矣而尚謂乏才嗟其值也客有進而請者曰子之言信而有徵猶赫赫若前日事
但有此等人才器遂可不必利乎應之曰子殆將因噎而廢食也孔子云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管子云器械不利以卒子敵器亦惡可不利也蓋必有人才而後利
器可恃若器已利矣而無能用此利器之才器雖利何益哉惟望當代鉅公日以
上諭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嘗膽之時二語銘之心坎中諄諄以求才為急
務不以資格限不以繩尺拘得才而以利器濟之於以伸忠憤而報國仇也不難矣
不然甲乙之交軍於榆關內外者三四百營將官營弁都自鑽營賄賂中來直謂之
無一人才可也棄甲而逃利器委敵前車不可殷鑒哉

張羅明遠孝廉為蜀南名下士貌寢口訥寡言笑以言貌取者往往失之為人任
俠好義落落有大志乙未夏游鄂渚居停艷其名呈唐詩乞批點孝廉丹黃一過
斐然成章讀之益感傷世變之辭猶憶批荷化嬌欲語愁殺盪舟人二句云今當
外夷猖夏時事多艱為身家愁為鄉黨愁為天下國家愁為千秋萬世愁而余適
盪舟荷花中子美被花惱不做可賡同調蓋其時孝廉方從襄湖荷花中來也吁
可以知其蘊矣既而僕與吾鄉黨蔭堂明府鄧樹培鄧秋舫周有章諸君子觴孝
廉於黃鶴樓酒酣縱談時事座客有誦甲午一遇倭船迎頭痛擊之上諭者孝
廉輒淚涔涔下有談及誤國諸臣者孝廉則鬚髮上指僕從座末請問中法西法
優劣孝廉曰今日世變至此為富強計不得不參用西法然威旅則用西法而失
守矣大連灣之戰徐邦道一人獨能以拾鎗禦敵可見中法得人亦可撐撐西法
不得人亦不濟事無論何法總須得人故今日以求才為第一義凡用西法實事
求是力鑿前模校之失庶有莫乎閤座為之嘆服今備記於此以見孝廉殆有血
性而能識時務者

清所紀詳對頌三謹注

致劉淵亭軍門書

張羅澄

七月曾肅蕪函由嚴道初觀察轉達已幸叨荃照矣但僅含糊出關聲援一語者恐為漢奸所發機事不密則害成也迄今月餘滬上傳述不一澄一聞捷音則精神為之一振偶或傳聞異辭則寢食俱廢儼然如不能終日澄悲愉欣戚均注於一臺者何哉深見天下大局雖壞然台灣能守則天下事尚有可為以國家之成敗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莫狀之盛衰俱繫諸執事一人而謂澄一腔血性尚不聞風而起天下事更任之何人耶所以於極首呼天拔劍斫地之餘竊為執事馨香奉之欲有所得以自効於執事而即以報我皇上也澄然再躊躇非出關則不能達不世功與執事共不朽也聞出韓邊外兵食俱足梅雄塞上中國向來目為金匪今其子若孫人亦以韓邊外稱之去歲倭人作難我軍請渠之援渠亦願欲立功以自圖奈為某箱制不能前敵一戰渠深不平澄有友王紹成在其軍中今執事孤立無助澄擬欲往說使渠堅不奉詔自與倭人在營口牛庄一帶與之批戰則倭軍分道設備自不至以全力攻台此為伐梁救趙之術一舉而台圍解再舉而大功成矣况號稱邊外無抗不奉召之罪名即倭於我國家亦無所藉口以相為挾制澄落拓海上心之所運實為天下大局所關天而右序我國家也執事奮起滄溟挽狂瀾於既倒澄苦心孤詣自有此不世奇緣得使韓邊外樂為我用以送相聲援從此戮力同心相與整頓乾坤濟時了耳但英雄會合自關天意况此涵天蓋地之功其謀雖定冥冥中亦必故紆其行澄之欲出關也已二閱月矣每欲束裝就道則有二

豎為災澄之濡滯職是故耳昨有侯官張幼亦太守秉銓者與令姪孔傳為莫逆交欲作書薦澄於執事以資運籌澄念乾坤患氣之鍾將日如焉而未已澄之欲自効於執事者將以決大疑定大計耳非欲以一籌一策濫等充數也故一無所成不敢倉猝東渡近嚴觀察亦由福建來函囑澄靜待九月中旬渠當由閩來滬共決救時之策其意蓋亦為執事謀也茲聞執事糧盡援絕邱焉若有亡者故因尊使過滬謹將成謀預達天地祖宗之靈實式憑之執事倘亦許為知己乎夫天下之於執事愛如父母矣尊如神明矣願執事守貞固不搖之節勿惑於浮議勿廢於半途百折不回務使大功卒成而後已再勉強支持一月澄即有以報命方今海氛未平中原又復多故此時立地撐天執事外更無一人澄亦何敢自諉行當借箸而籌便與執事面晰之耳望風懷想不勝依依

聞人言張君致此書後未踰旬而台南失張君悲不自勝不能飲食者百吁亦可哀矣向使其謀果遂則彈三寸之舌摧百萬之師亦易事耳書此以見落拓書生尚有關心時局者君子故不以成敗論英雄也魯陽生評

時務瑣談

張羅澄

軍士所用器械須熟習方能取效甲午夏秋倭人發難九連旅順之戰徐邦道一軍獨能以抬鎗制勝者非抬鎗之果利於洋鎗也以抬鎗為恒用之器熟極巧生故點放皆準若以異製之鎗設新募之卒操習未精無得於心臨敵何能應手昔人謂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不知器械雖利非素熟習與不利同况各營鎗制不一此鎗彈丸彼鎗不能用設彈丸用盡彼此不能通挪其不債事也僅矣自今以後各機器局請不必時出新式見異思遷特選小鎗如後膛來復毛瑟等式大炮如克虜伯紅衣炮佛郎機等式各局鑄造一色彈丸可以通用凡從前鎗炮彼此參差者一概銷燬悉歸一定之式使各軍耳目既熟不至貿然無知施放皆同不至歧於所用則器械可以兼資斯軍旅可以併力矣

機器局須廣招各國工匠使之累長較短爭欲自逞其才智則其器始精余嘗聞西人米爾司之言曰中國機器局雖開設多年鎗炮仍然不適於用者其弊在專用一國之人聽其製造并無別國工匠與之相角則良楛雜揉督工者又不能確辨之故機器局有虛名而無實效設若各局工匠廣招徠於泰西各國不專用一國之人某國匠造即鑄某國字號則洋匠類恐相形而見絀不得不刻意以求精更與各國領事相約凡荐舉入局者不得以拙工應數倘此鈍不及彼利則未免貽貴國之恥庶各國競炫其長而工皆良工器為利器矣

臺灣既失從此各國內犯無台灣以躡其後只須錢甲數號游弋洋面一朝夕間而沿海各省皆戒嚴矣我國若再立海軍當遵彭剛直左文襄二公有海防無海戰之言凡要口仍設船守禦不過使敵知我有備而已而真正把握則全在岸上堅築炮

台以地營輔之誘敵上岸然後轟擊始可與決勝負何也敵船極大之炮運上岸則最不便與船對擊敵將反客為主誘之上岸我可以逸待勞炮台宜離海三十餘里使敵船之炮遠不能及方為得計昔 聖祖仁皇帝令遼沿海居民四十里而卒以困鄭成功今用其法炮臺堅守在後而其前隙地三十餘里儘可出奇設伏以計掩殺若必海上決戰前車可為殷鑒也

是錯談兵有曰卒服習所謂服習者性情相習言語相習水土相習道里相習也去秋余在都所上條陳有云募軍須飭州縣選派團勇如抽丁之法就近徵調易於成軍既免中道之逃亡又無遠涉之疲敝今若果調操團勇聚成士兵平時勤加訓練訓則訓以親上死長之義練則練其胆氣營陣之方訓法宜遵成繼先登壇四授一書而練則參以西法兵即民民即兵何省禦寇即用何省士兵概由州縣拔送或眾寡不敵始調隣省士六馳赴合併各有桑梓之誼重以廬墓之思敵愾同仇情以親而氣自壯矣况路不遠費亦不鉅乎照此出師即不勞民不傷財之一端也不然如山海關外禦倭四百餘營曰准軍曰湘軍曰豫軍紛紛調遣性情言語水土道里絕無一相習者兵士之愁怨深矣心氣餒矣糜餉勞師不敗何待

當今欲籌富國強兵之策以修築鐵路為第一急務然幹路由武漢以達蘆溝橋道遠而費鉅官辦難商辦尤難甲午秋余在京呈請代奏條陳即有言脩鐵路之法云

官事半功倍莫如丈量地面路界既定凡路所經州縣即飭州縣倡首勸百姓各人地段各人修築其有地而貧者令集貲為之百姓圖為子孫之利無不樂從各州縣同日興功不及二年定可竣事余建此議頗為當世所許可而卒未見之施行今秋閱邸抄

上諭令歸商辦有集貲二十萬以上者許其自修官不與聞仰見

宵旰焦勞必欲鐵路速成之意然西國專立商部故雖大工大役一歸商則易於成功中國無商部之司如此鉅款欲令商人辦縱 天語煌煌度亦終無有起而應者當此創深痛劇之後若不及早籌備徒紛紛議修曠日持久訖無成功恐遲之十年貧者愈貧弱者愈弱兵余感傷世變百計圖維若既不飭州縣分段修築只有借洋款一法無論官商能自借洋款修築鐵路者許投總署呈明即以鐵路抵押每年提七成還債二成歸商而以一成輸國至運兵運餉運漕及

欽差大員凡屬軍國公事一概報效不取分釐不及八九年洋債即可了結一俟本利償清之日聽商贖回鐵路加取四成輸國如是辦理每年無論一成之入已可省費數十百萬而富有基矣况洋債既清之後更可加取四成豈倘再涉因循遲以有待竊恐望曠不及國矣杞人憂天仰空號泣願當軸亟亟謀之但鐵路止宜修於腹地不可徑達之於海岸恐開門揖盜也審慎審慎

曾惠敏作睡先後醒論謂今日時務急要止於海防與外國交涉事件辦理得宜使足稱治而內政皆可從緩吁此不揣本之言也夫內政不修斯外侮始作方今吏治之壞類皆上下相蒙奉行故事種種弊端權髮難數而貪人敗類無倫矣故各國偵知遂拔馬思啟然則欲禦外侮宜修內政欲修內政則以整飭吏治為先當此事變已極官制須量為變通不可株守成憲今權重如督撫欲建一籌一策非有私情往往為內官所駁斥而督撫之強項者又往往憑權專制若不復知有朝廷內外相持遂釀成一上下相蒙之局大僚如此自檜以下可知鄙意謂漢代久任之法今不可行考績惟限以三載凡內外大小官員互為瓜代內官三年任滿出為外官外官三年任滿仍入為內官內知我之將任外也則無所私於外外知我之將任內也則無所私於內內外既無偏重之勢彼此即無蒙挾之私各秉至公共勤厥職無可納之賄亦無可弄之權仕路且為廣居矣於是萬眾一心勵精圖治和衷共濟力救時艱內政既修斯外侮可靖彼謂內政可從緩者是之謂不知類也西國之有議院亦猶我之有都察院也但議院則眾會議以投籌之多寡定從違絕無有一人專執己見以誤軍國者民間利病無一毫可壅於上聞此西國之所以寢成富強也我國富強之謀近年叠奉

上諭恭用西法哀哀諸公竟不聞有一人馬力請仿議院之法而行之都察院者豈尚不特一余竊為即都察院以為議院味之

海軍署之設猶西國之海部也但彼海部連絡一氣呼吸通靈故能稱雄海上我國則南洋北洋及閩廣諸戰艦各分畛域不相統攝遇戰並不赴援如視秦越之肥瘠向使連為一氣誓同生死絕無此疆爾界之分何致潰敗決裂至此今欲矯其弊惟特置海軍欽差一員南北洋及閩廣諸海軍俱屬之另設數員分統由欽差一人調遣其權既專則操縱進退緩急可以自由平時則分布海上有警則檄調併攻如身使臂臂使指之相聯則勢以聚而威自壯又重予以能調防海陸軍之權督撫不能掣其肘則陸軍為海軍聲援海軍為陸軍捍禦倣泰西海部之法務使海軍遇敵可自決戰臨機應變不致請命陸軍坐失戎機也

乙未夏上海日報稱廣東有屠者認案每年繳軍餉四萬凡宰猪一隻取以三錢譚文卿制府已許之余因思下文誠督四川時飭各州縣三設費局宰猪一隻取錢百文為民間命盜案之需澤在川民惠而不費今各行省辦命盜案派地鄰出錢其弊不可勝言地方官亦甚費力請照下文誠法每隻猪取錢百文作三費官既省事民亦感恩而又加取百文以作軍餉是三舉而三善備矣彼取銀三錢則過多認繳四萬則過少矣督撫如不及辦惟冀花封良牧蓮幕名流稟請行之則功德無量

黃河自禹治後安瀾者僅四百九十餘年自商至今橫決為災千古大患訖無善策
可以永奠今擬一治本治標之法謂歷來治河者皆治之於下流故其患不熄請自
龍門以上在陝西歷城甘肅甯夏一帶地方多開支河從旁洩之以殺其勢則下流
不溢而堤堰自堅所開支河又可決渠灌田以興水利邊塞地勢平行敵騎衝突難
制水田抑亦足限之此為治本之法今若治其標當於十五里屯一大船河官即居
船上另置小船使河兵時時梭巡用機器以刷去其沙使常通利沙無積壅之虞堤
有盤石之固矣而濟南以下小船尤宜多置刷沙愈不容緩蓋下流深通則上流之
沙自然隨水盪去用二三年歲修之款便能購辦船隻器械但此不世奇功不知何
人始應運創成也

天下有前定之數人所不及知人所不屑言而天時人事日相催有必至於此是焉而
不夾者則遷都是已今之言遷都者夥矣然於遷之時遷之地率未之深思耳方倭
寇陷威旅京師戒嚴有上書力請遷都以避其鋒者不知時當危急正宜鎮靜以固
人心此時一搖足吾恐草竊乘機煽亂各國攘臂而起大河以北非復國家有也
皇上不納遷都之議治所謂天授者乎然京師瀕海敵船到大沽不啻如履庭戶故
咸同時英法與戎皆以直犯京城相挾制蓋不獨一倭也世變至此有迫我以不得
不遷之勢今幸海不揚波言歸於好則卜遷新邑當在此時孟子為國家閒暇而引

未雨綢繆之詩於此見遷之當謀之於豫也而問人以所遷之地不曰長安則曰太
原耳試思外夷大炮可及三四十里無攻不克無堅不破秦晉坦途炮車可以直達
抑又何術禦之故中外變局既開此炮火一大殺運此時惟遷都西蜀四塞為固而
有西域漢中雲貴湖南層巒疊嶂以環衛之大炮雖猛不能運運至亦不能用况夷
隊尚整而山民便捷狙伏山後彼千里鏡不能見伺其至環起而殺之雖鳥鎗快鎗
亦大可用也果建都於蜀王基既固安坐而治天下自不至海疆有警輒為所搖而
燕京則置為留都如明代兩都之制仍設六部司員擇一宗室賢能者為留守各國
公使署即駐留都凡有交涉事件在燕議定雷達於蜀不使若輩盤踞畿內則長治
久安之基在是矣然書生之見且曰蜀偏安之地也不知偏安者蜀自偏安一統者
蜀自一統雖諸葛之才亦不能一統者固在隆中時早定偏安之局者也今則天下
一家而又於昇平無事時成此大計固非割據者比又豈與寇亂播遷而偏安即弱
者所可同年而語哉必謂宅中而治明祖由南遷北則且近邊而我由北遷西則尤
踞勝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蜀則可守之國也子美味劍門曰惟天有設險則蜀
尤天之所興也此時人不及知不屑言然炮火之烈百計不能禦獨蜀山之險可禦
之然則建都於蜀所謂數之前定者歟

諭黑旗將士檄

此後三篇皆滿亭之文雖空行無用然自道光年
以至今日無有能為此言者故亟登之以資觀感

廣西劉永福滿亭

嗚呼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聖人有訓佳兵不祥我越南自白雉入貢以來知中國有聖人不敢自外托於悒悒覆轡之中者數千年於茲

中國亦待之以誠撫之以惠愛如骨肉而親若家庭偶有外患內憂莫不煩

天朝之綏靖越南人民惟知有

中國不知有他國故與各外國絕不相通蠢茲法夷逞其強悍恃其機械輒敢肆焉蚕食恣厥鯨吞毒比長蛇貪逾封豕既竊踞夫西貢又潛窺夫東京外托保護之名中懷叵測之志試思分疆割界各有臣民各有政教何待越俎代謀是其藉詞行詐包藏禍心可以不言而喻况自法東來之後攻掠越地荼毒越民越南之倉庫據為己有越南之關稅收為私藏越南之城池遭其蟻踞越南之元氣被其剝喪招越南之叛民以添其翼釁越南之險阻以快其心種種狂悖之行神人之所共忿天地之所不容我越人凡有血氣莫不痛心疾首透爪裂背願得食法人之肉寢法人之皮真有一夫大呼市人皆左袒之勢永福以羈旅之身受

國王恩遇資以土地授以甲兵其初一成一旅之衆得所藉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積數十年之心力有勁卒數萬人賴以保障東南用資戰守三軍之士當知食毛踐土恩義並隆去順效逆逆殃咎立至越南雖偏小向為

中國必為援助茲者滇撫唐中丞粵西撫徐中丞同率兵百萬分道出關

天兵遙駐聲勢赫濯粵督張制軍粵撫裕中丞要亦督部署周至轉運不窮近又

特簡彭宮保來粵督師以守為戰韓范坐鎮西賊喪膽我軍有此與援士氣定當益

奮本提督不過中原一武夫流寓來越荷蒙

國王恩禮有加重資委任爾眾士亦蒙

大惠祿養有年三軍銘挾縵之恩多士戴如春之澤固宜激發忠義競作干城而况

中朝大皇帝又特沛殊恩寄以重任本提督固責無旁貸爾眾士亦義不容辭當思

受

國王之恩養咸懷報主之忱荷

中朝之化裁彌切尊

王之義先登陷陣奮不顧身飢剝法夷之膚渴飲法夷之血滅此朝食所向無前法夷之機械足以自阱法夷之克暴適以自戕前者法酋拿破命第一願善用兵其國人稱之天神擐甲執兵千人辟易彼時其武勇橫暴不已卒為英人所俘為世大辱厥後拿破命第三率乃祖之攸行志在開疆性喜用武橫征暴斂戢怨小邦天怨人憤蘊久必發爰假手普國殲其巨魁燬其國都法人之氣為之不揚歐西各國羞與為伍似此亦可稍自斂跡矣而乃猶復怙惡不悛不敢吐氣於他邦轉欲逞志於我國

我越南雖僻處海濱號積弱然師以曲立為老壯兵以順逆為勝敗法兵雖強曾何足懼自法夷入寇狼奔豕突跋扈張幾於目無越人本提督率爾有眾起與力爭一戰而遠威悅授首再戰而寶滑遁逃科力不能逞其兇夏文不能施其計大旗所指室尤潛光長戈淵所揮淵日再起賊軍矢窮糧盡困守一隅以海防內河為負隅之恃而我分道以擾之亟肆以疲之奇兵正法互為策應攻城攻野動合機宜南定驚草木之兵海東懍烽煙之警賊軍皆墨我武維揚法夷猶敢執迷不悟逼我順化感我都城乘我國之新喪利援軍之道遠遂乃抑勒新主強為要盟夫要盟神弗之福盟可要亦可寒何足措意而法夷自為得志益復驕橫又敢窺我北甯侵我秦台中朝之大度則貌為畏憚吾軍之果毅則視若仇讐不恤眾口之交譏不顧天心之勿順國狗之糜噬遍乎友邦巴蛇之吞侵思及遠郡賊與我勢不兩立我與賊義不俱生今與爾眾共伸天討各奮神威轉戰無前有進勿退得法夷首一級賞銀五十兩賊目倍之獲兵船一艘者賞如其船之數燬鐵艦倍之其有我游民為法兵所羅致曾令當兵者倘能悔罪自拔悉予免究反戈攻後因而獲勝者仍論功行賞弗問前愆惟法夷及其所部之黑夷則盡殺無赦必使東京之餘孽掃蕩無遺西貢之腥間湔除淨盡上以副

中朝高昇之隆中以報

國王休養之德下以舒越民怨毒之心成敗利鈍所不遑計爾眾士欲建不世之奇勲成不朽之偉業惟本提督馬首是瞻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爾眾士惟時思哉檄到如律令

解散脅從法人示

劉永福

三宣提督劉為申明大義解散脅從事照得春秋之義首嚴夷夏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自法蘭竄擾東京以來有志之士同聲憤激思得其肉而寢其皮况本提督忝掌兵符謬膺重寄其能與法人並立天地間乎天未厭亂馳驅二載老弱苦轉輸少壯膏原野此正枕戈待旦之秋杖策從軍之會苟爾軍民人等以本提督之心為心則眾志可以成城小醜何難遽殄還吾城池殲彼犬羊封尸以為京觀獻俘以告先王豈不壯哉孰意爾等不顧利害不辨順逆竟有受彼籠絡為爪牙者聞之殊為駭異繼而思之爾等雖愚亦有天良何至忘君國之深讎受虎狼之威脅此必由法人以利誘爾以勢逼爾爾等未及深思以至受其欺耳本提督嫉惡雖嚴待爾等則甚慈不忍不教而誅用將順逆利害一一為爾等告之法人陽託保護之名陰為攘竊之計狎侮宮廷凌辱官長姦淫婦女焚燬田園見者傷心聞者切齒爾等甘為彼用上無以對君父下無以對妻孥一不可也法人數敗之餘屢次調兵號稱數千其實不過數百黔驢之技至此已窮於是計誘爾等為之前驅鎗炮刀矛爾受之而彼不受

也爾等獨不為性命計耶二不可也法人多行無禮不獨本提督知之即歐洲諸國無不知之現在計不得逞不得不以甘言重利誘之爾等將來適或得志必至奪爾之田產佔爾之妻女後雖悔之噬臍何及三不可也

本國之亂民抑為

天朝之賊子王法所不容公論所不容四不可也本提督現在業將法人誘入陷穽蠢茲醜虜已在掌握之中爾等倘執迷不悟必至盡羅法網本提督不追已往之愆曲予自新之路有能將法將首級齎獻軍前者受上賞領彼軍情為我耳目者受中賞糾合隊伍投營報効者受下賞如其怙惡不悛大兵到日玉石俱焚往事非遂前車可鑒勿謂本提督言之不早也切切特示

致法兵酋孤拔書

劉永福

聞之古者兵交不廢使命爾法人侵擾北圻於茲十有九月矣既喪師以辱國亦靡餉以病民痛鉅創深而未啟悔禍之心夫復何言顧念北圻之遠此蹂躪數百里內風聲鶴唳不遑寢處伊誰之故而使我族顛連困苦若是之甚予體上天好生之德我王恤民之心爰為爾一言數月以來爾軍以負竭之窮勢保游釜之餘魂困守營塞不敢出戰風聞爾邦之人又以虛詞要脇

中國在解取可憐陳公極其兩可謂窮極醜惡矣堂堂

中國致殃及他邦其為虛聲恫喝何疑今予用告爾以振音憤而發癡聾湖自二十年前為

中國同治

皇上紀元之歲予以避亂來越有眾一旅非我族黨即我交游時則興化宣光兩省土匪作亂肆行劫掠官軍勦捕未殄予以質遷旅居奉大吏檄辦團練爰集同志約法成軍滅滅匪徒獲邀懋賞是年爾國為九龍江之役稱兵南圻予奉命勤王視師南下三戰三捷擒爾將帥俘爾軍民爾豈不知之迨次年和議成辭闕北歸仍安素業爾邦輒張皇夸大以為兵多地廣丕著武功為天下莫大之國掌天下最重之權雄視六合莫敢抗衡云云予以大義陳帥凡執戈前驅者非荷未之農夫即質販之良賈非有製造鎗炮之利徒仗一義字激動眾志為國捍患屢挫爾鋒爾邦之宿積忿於永福久矣然而永福豈畏爾哉尤可笑者爾邦輒以保護為名試思越南為中國藩服如欲保護有

中朝在與法蘭西何干譬如人家子弟其寒煖痛癢自有父母調持設來一素不相識之人牽其衣裾而煦嫗之噢咻之貌似親愛中實有拐騙引誘之心矣爾邦之情誠何異於是予知爾邦受劍於普城郭其沿君王其俘城下之盟酌金纜了爾邦屬

部有流離失所者矣有偏處強鄰者矣曷不謀為保護而耽耽焉干預我越哉越俎代庖舍己芸人為天下所笑爾邦豈未之前聞耶且即以保護而論則

中朝大皇帝頻年命將出師為越南勦除土匪整旅而旋不取一粟不傷一禾雞犬無驚人民安堵如是謂保護而爾等目擊各省土匪之亂袖手坐視未助一兵或乘機煽惑利人災患則有之於保護乎何有然往事勿論已今者之役爾亦非靦然以保護為名哉何以據人之城戕人之官奪人之庫乘人之喪逼脇立約又縱令黑鬼淫掠殘毒無所不至斯比於窮兇極惡之盜賊有加甚焉以盜賊而假仁義之名其可假也哉今者

中朝大皇帝赫然震怒聲罪致討永福奉到廣西巡撫徐大臣飭知欽奉上諭飭令整軍進紮規復河內省城不可稍有退沮煌煌天訓越南臣民幸慶再生伏念

中國大皇帝以天地覆載之仁懷柔遠方固不悅服豈容輕啟兵端即我越南國王素秉禮義於爾法人事事優容乃爾包藏禍心詭計叵測既誑我百萬金錢賴我六省膏腴又奪我三關鑰我王始終以禮相待至有今日驕孫之養有由來也茲者國步維新王靈大振永福慨慷誓師三軍之士莫不感激涕零願捨身以報國予姑

開導須知越國圖遠自古無功億兆離心不敵十臣同德况

中國以熊羆之將率荼火之師永福執銳披堅以為爪牙之助西山之粟可食十年河北之田可屯百萬關內關外五里一臺十里一站大軍所至山岳動搖豈若爾邦之今日外務籌兵明日議院籌餉虛張聲勢外強中乾也哉粵自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等日叠創爾軍之後所以按兵不動者非畏爾強一則以

天朝尚在議和痛勦之餘爾等有所藉口一則沈機觀變正欲厚集爾眾使盡入我網庶幾後患無滋也乃猶妄想攻打北甯覬覦桑台豈尚在夢中耶或者天牖爾衷幡然悔過還河內南定等城星夜退師舟中則永福雖奉嚴旨仍可為民惜命乞請徐大臣轉懇

聖恩赦既往而贖將來不為窮寇之追仍聯和好之誼永福一人實能任之決不食言若其怙惡不悛執迷不悟則永福今日承命之下進退維死誓即身率勁卒鄉導

王師捨命進攻不遺餘力城下之日駢首誅戮毋冀漏網夫人貴見機事莫未盡及此日而聽藥石之言誠無損爾邦威望若必負固不服一旦勢成土崩雖中國大皇帝不欲窮兵黷武遠畧海外而西貢巢穴定必乘勢勦平不使爾屬一兵

一卒清跡越南土地斯時四洲各國莫不週知爾邦尚何顏立於歐洲耶恐拿破崙
第三之辱將復見於今日也此又非僅為爾警覺者矣且吾聞爾邦稱兵於越皆前
任外務署中一人私見上不裁於總統下不協於輿情尤屬罔上行私違眾違禍今
業已去職繼之者主見未定同官為察爾當馳書啟牖毋使蹈前人愆也限以三日
立取覆音如其聽言藐藐則悅未學前轍猶在惟執事三復之

責償和款議

吳昌言

伏讀七月初六日

上諭戶部奏需餉孔殷謹陳辦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因償款過鉅息借洋款每千籌
還本息約須一千五六百萬各路防軍又未能盡撤需餉亦繁亟須預為籌備該部
所議考核錢糧整頓釐金各節皆屬切實可行著各省將軍督撫查照該部所擬
認真辦妥據實具奏又裁減兵制一條令各省批留精壯三成其餘老弱一概裁撤
著該督各就地方情形悉心妥籌核實裁汰奏明請旨辦理該將軍督撫皆受國厚
恩務當體念時艱共矢公忠力圖補救不得瞻徇遷就畏難苟安僅以一奏塞責是
為至要該部另單所陳各條除停放米折一項本日已有旨令八旗都統議奏其餘
鹽斤加價裁減司員薪費重抽烟酒稅釐各條並著該將軍督撫一體實力舉行妥
速籌辦以期有裨急需原摺單均着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戶部並由四百里各諭令

知之欽此嗟乎戶部因償款過鉅計窮力竭不得不據實

上聞然欲齊其末而未揣其本也今各直省將軍督撫無誇誇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以
有限之民橐供無盡之漏卮以敲骨取髓之追呼飾恒舞酣歌之歡謔取盡錙銖用
若泥沙大抵然矣使各直省將軍督撫伏讀

上諭受國厚恩力圖補救數語當此天步艱難之際納手捫心自問如何可以報稱因愧
生憤不得不舉平日之所以填我終壑者傾囊倒篋輸之於國家如是則償款可集
官民不至交困也况傅相材知機權膽畧器量更非各直省將軍督撫所能及而在
朝之久知遇之隆財產之多恩賞之厚又非各直省將軍督撫所能比雖賀拔岳未
讀兵書豈馬季長不闕忠經乎區區二百兆償款即傅相一人承認亦太倉取一粟
九牛拔一毛耳何足為輕重哉果如是則上焉不貽

宵旰之深憂下焉不至司農之仰屋矣且海軍糜費國庫空虛傅相知之最稔航海和戎
慨然允許智珠在握自有權衡故不惜犯大不韙以啟天下之疑將自捐償款以解
天下之慮乎今又入閣辦事則持危扶顛非相之用而誰用于曰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所謂不辱者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今傅相之
辱甚矣率天下人皆欲食其肉而已不以為怪乃

聖恩高厚亦不科其罪而優容之設自反浸尋歲月七十有三補報

朝廷萬分無一經營三十年而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至此至今彈劾之封章規諫之書札譏刺之詩歌中外傳遍竊竊然爭購之清夜自思又復何顏視聽食息於天壤間乎雖然一息尚存彌天之罪皆可挽救倘傳相於愧悔交集之時為目前計作籍沒其家想為身後計作不能獻金闕羅想為千秋萬世計作不能賄青史曲筆想於是奮然猛省罄頻年之私積而盡數報効於

國家則虎頭繫鈴人即解鈴人耳彌天之惡在此補天之功亦在此而謂過也人皆見更也人不仰豈情也哉乃戶部既能奏請飭各直省將軍督撫籌款補救而竟不能力勸傳相自為目前身後千秋萬世計認真設想了此一重公案而乃鯁鯁然為辨理情形一摺是欲聚九州之鐵為傅相一人鑄此大錯也天下事安可問耶嘻其慎也若裁減制兵愈增遊民即不滋事翻勞振郵欲不令一夫失所也難矣若考核錢糧適遇水旱偏災收令匿不敢報小民之生路窮矣若加增稅釐徒開偷漏繞越之門更多依附洋人包攬之弊若鹽斤加價必至私鹽暢消官鹽停滯若停放官兵米折平時仰食於斯一旦驟更恐非

朝廷養兵之意若裁減局員薪費既不能養其廉又烏能禁其貪智者謀國亦惟權其輕重緩急之間耳蘇轍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真

建局製造便易不費說

廣州何獻墀

今海外各國講求製造日益強盛蓋幾有凌鏢一切之威我中國非無船政等廠特偶一二行者為之似母乃舉一漏百顧此失彼之虞一旦海疆有事而處處禦敵各自為戰將何恃而不恐也今欲使沿海各省機器精良鎗炮奇巧則必須籌足軍需建局製造此後可以有備無患惟所欲為否則購諸遠方緩不濟急而且多方挾制又或良楛互陳不受其欺不止豈計之得哉茲之計及善款者亦必須乘此昇平無事為之方可應手時乎不再來孔子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是也暇日偶擬此法願有心大計者未雨綢繆焉

謹將擬創開砲鎗船政及煤鐵礦等局成本工料費用大畧開列

- 一 建鑄大砲局
- 二 建製快鎗碼局
- 三 建製火藥局
- 四 建製藥引噫子水雷砲針局
- 五 建製砲架砲碼局
- 六 建築船政局
- 七 開採鐵礦以備鑄鑄鋼鐵局
- 八 建築鋼鐵局傾鎔
- 九 開採煤礦建煤爐以便製燒局煤供應傾鐵之用

謹將各款成本費用約畧開列

一 鑄砲局可鑄上等一寸口至十六寸口後堂砲計每月可造出六寸口大砲五位

十二寸口大砲一門十六寸口大砲一門

計開

機器全套該銀七十萬元

加水脚裝箱保險等項每百一十元

加建局地房舍工廠等每百一十元

三柱共該銀壹百壹拾貳萬元

該銀拾柒萬五千元
該銀貳拾四萬五千元

計開薪水項

洋司理一位每年銀柒千五百元

洋副司理一位每年銀肆千五百元

洋上手工人工十位每位每年銀柒百五十元共銀柒千五百元

三柱共該薪水銀壹萬九千五百元

委員司帳通事管倉巡丁共銀壹萬貳千元

唐工二十名每名二十五元共銀六千元

唐工一百名每名十五元共銀一萬八千元

唐工一百名每名拾元共銀壹萬貳千元

唐工六十名每名五元共銀三千六百元

五柱共該銀五萬壹千六百元

以上共該薪水銀柒萬壹千壹百元

另洋人來回水脚銀柒千元內洋司理二位
洋工十位

按照以上所開支工費每年該局可造出六寸口大砲六十門十二寸口大砲十

二門十六寸口大砲十二門但該鋼鐵則取材於鋼鐵局

二製快鎗碼局每月可造交新出後堂快鎗一千七百桿藥碼壹百五十萬粒

計開

機器全套該價銀肆拾貳萬元

加水脚裝箱保險等項每百一十元

加建局房舍工廠每百一十元

三柱共該銀柒拾壹萬四千元

該銀拾四萬柒千元
該銀拾四萬柒千元

計開薪水項

洋司理一位每年銀四千五百元

洋上手工人工二十位每位每年銀五百元共銀壹萬元

二柱共該銀壹萬四千五百元

委員司帳通事管倉巡丁共銀壹萬元

唐工十名每名二十元共銀二十四百元

唐工三百名每名八元共銀貳萬八千八百元

唐工三百名每名四元共銀壹萬四千四百元

四柱合共該銀五萬七千六百元

以上合共該薪水銀柒萬貳千一百元

另洋人來回水脚銀壹萬一千元

按照以上所開支薪水每年可造出後堂快槍式萬零四百桿藥礮一千八百萬

粒惟所需鋼鉄銅火藥等均由各局供交應用

三火藥局製造粗幼火藥每月可造出六百担以備鎗礮用

計開

機器全套該價銀壹拾貳萬元

加水脚裝箱保拾等項每一百元

加建局房舍二座等每一百元

三柱合共支銀貳拾萬零四十九元

計開薪水項

洋司理一位每年銀四千五百元

洋工匠五位每年銀五百元共貳千五百元

二柱共該銀柒千元

委員司帳通事管倉巡丁共銀六千元

唐工十名每名十元共銀一千二百元

唐工九十名每名八元共銀八千六百四十元

三柱共該銀壹萬五千八百四十元

以共合該薪水銀貳萬二千八百四十元

另洋人來回水脚銀四千二百元

按照以上所開支薪水每年可製出鎗礮用火藥七千二百担但所需炭料硝磺等項要供足

四製造約引噫子楷筒砲針水雷等局該置機器水脚裝箱保險及建局房舍等費

共該銀壹拾五萬元

計開薪水項

洋司理一位每年銀柒千五百元

洋副司理一位每年銀四千元

洋工頭二位每年銀壹千元共銀貳千元

三柱共該銀壹萬三千五百元

委員司帳通事管倉巡丁共銀四千八百元

唐工十名每名十元共銀一千二百元

唐工一百名每名八元共銀玖千六百元

三柱共該銀壹萬五千六百元

以上合共該薪水銀貳萬九千一百元

另洋人來回水脚銀叁千元

按照以上所開支薪水可造出藥引噫子等以供足鎗砲之用

五建造砲架碼局用製造砲架砲碼供足砲用其所需機器水脚裝箱保險及建局

各費共約需銀十五萬元

計開薪水項

洋司理一位每年銀叁千元

洋工四位每年銀五百元共銀貳千元

二共該銀五千元

委員司帳通事管倉巡丁共銀四千元

唐工五十名每名十元共銀六千元

唐工五十名每名八元共銀四十八百元

唐工三十名每名五元共銀壹千五百元

四柱共銀壹萬六千元

以上合共該薪水銀貳萬壹千元

另洋人來回水脚銀叁千六百元

當用銅鐵木料須由銅鐵各局供足應用

六建築船澳以資公司語云國宜自立凡大食餉項軍械船澳等均宜自造免靠外

人查英國有國家船澳六座商家船澳六十座以備建整船用惟英國船澳中又

以波士謀口之船澳為最好該船澳有砲台守衛向所安置大砲位俱重三十八

墩余擬改換安置一百墩大砲以致保衛此澳內包有石船澳十二座以便建造

船用除外尚有水鏡廠寫字樓車水機器房巡丁廠棧房木廠工廠黑油廠帆帆

廠錫鍊棧機器廠模樣廠及委員等屋宇計每船澳約用工役七八千之譜另督

辦一名總管一名頭工匠一名總機器師一名管倉一名司帳一名管銀一名並

機器師工人使喚巡丁等俱屬長遠錄用之人其外或有額外工夫然後另加用

工人查英德美三國王冢自建船澳需工本動以八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元之鉅

款難波士謀之澳最大計工本需銀貳千萬元而法國新建之船澳亦需工本銀

一千五百萬元外如保衛工費銀三百五十萬元如擬在虎門或黃埔內建築船澳俾資建造頭號鐵甲戰船以應廣東之用該澳約需銀五百五十萬元每年約要工費銀七十萬元除外船澳所用物料未計

七開採鐵礦局以便採取鐵礦以資鑄傾鐵磚用約需工本銀五十萬元計開新水每年約需銀壹拾貳萬零四百元分壘外薪水工費銀七萬五千元

龍崗工丁工費銀四萬五千四百元

八銅鐵局傾煎鐵磚純淨造模鑄銅每條自一墩至一百墩重以備取鑄大砲用

計開
機器全套該銀貳拾捌萬元

水器印紋全套該銀十貳萬元

轉輪機器一套該銀二十六萬元

鍊鋼鐵器一套該銀九萬元

四柱共該銀八十萬元

加水脚裝箱保險並建造等費共該銀五十四萬六千元

加建造鐵甲船及高船鐵板機器一套共銀三十五萬元

以上合共該銀二百六十九萬六千元

計開新水項

洋司理二位 共銀七萬六千元

洋工二十位 共銀一萬七千元

委員通事等共銀一萬七千元

唐工五十名每名廿元

唐工一百五十名每名十五元

總計

一欸工本銀壹百十二萬元

二欸工本銀七十壹萬四千元

三欸工本銀貳拾萬零四千元

四欸工本銀十五萬元

五欸工本銀十五萬元

九柱共該工本銀一千二百萬元

總計每年費用

一號薪工銀七萬一千一百元

三號薪工銀貳萬貳千八百四十元

六欸工本銀五百五十萬元

七欸工本銀壹百萬元

八欸工本銀一百六十九萬六千元

九欸工本銀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元

唐工三百名每名十元 共銀八萬七千元

唐工二百名每名五元 共銀一萬一千元

二號薪工銀七萬貳千一百元

四號薪工銀貳萬九千一百元

五號薪工銀貳萬一千元
七號薪工銀十二萬零四百元
九號薪工銀十五萬元

六號薪工銀柒拾萬元
八號薪工銀十八萬

九柱合共該銀壹百三十六萬五千四百元

按照以上所開工本銀一千二百餘萬元邊請頭等鋼鐵匠照機器則裝造開辦廣東船政軍火局雖非天下最大或亦可稱雄于海內矣
謹將擬借洋款六十萬元開辦五省船政軍火各局工本薪費開列於左

計開

天津船政各局工本需銀一十二百萬元每年薪費需銀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四十元

山東船政各局工本需銀一千二百萬元每年薪費需銀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四十元

南京船政各局工本需銀一千二百萬元每年薪費需銀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四十元

福建船政各局工本需銀一千二百萬元每年薪費需銀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四十元

廣東船政各局工本需銀一千二百萬元每年薪費需銀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四十元

以上合共該工本銀六千萬元

以上每年合共該新費銀六百八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元十年大共該薪費銀六千八百三十二萬七千元

擬借洋款六千萬元 利六厘 分十二年攤還如左

第一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三百六十萬元 共該銀八百六十萬元

第二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三百三十萬元 共該銀八百三十萬元

第三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三百萬元 共該銀八百萬元

第四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二百七十萬元 共該銀七百七十萬元

第五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二百四十萬元 共該銀七百四十萬元

第六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二百十萬元 共該銀七百十萬元

第七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一百八十萬元 共該銀六百八十萬元

第八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一百五十萬元 共該銀六百五十萬元

第九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一百二十萬元 共該銀六百二十萬元

第十年還本五百萬元 該息銀九十萬元 共該銀五百九十萬元

第十年還本五百萬元該息銀六十萬元 共該銀五百六十萬元
第十一年還本五百萬元該息銀三十萬元 共該銀五百三十萬元

以上連本息大共該攤還銀八千三百四十萬元

擬將洋藥釐金逐年加抽按每年八萬箱計

- 第一年每箱抽銀一百五十元 每年應抽收銀一千二百萬元
- 第二年每箱抽銀二百元 每年應抽收銀一千六百萬元
- 第三年每箱抽銀二百五十元 每年應抽收銀二千萬元
- 第四年每箱抽銀三百元 每年應抽收銀二千四百萬元
- 第五年每箱抽銀三百五十元 每年應抽收銀二千八百萬元
- 第六年每箱抽銀四百元 每年應抽收銀三千二百萬元
- 第七年每箱抽銀四百五十元 每年應抽收銀三千六百萬元
- 第八年每箱抽銀五百元 每年應抽收銀四千萬元
- 第九年每箱抽銀五百五十元 每年應抽收銀四千四百萬元
- 第十年每箱抽銀六百元 每年應抽收銀四千八百萬元

以上十年大共應抽收銀三萬萬元

除分十年給賞禁種鴉粟家約計一千六百萬元

除外尚應寬溢銀壹萬三千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元

合五省通籌大局其說便而易行眼高心細遠想此公胸抱益有小范數萬甲兵
矣豈第吞雲夢吸西江已哉有力者宜急來行之 魯陽生記

牙山戰事記實 錄寬海述聞

自倭人未啟衅之先初聞朝鮮土匪不靖丁提督汝昌於五月初一日遣濟遠率揚
威赴高麗仁川口合平遠為一小隊以護之迨葉轟兩統領率兵千餘赴牙山護以
起勇船恐其力單復分揚威赴牙山只留濟遠平遠兩船在仁川口自是倭人運兵
之船絡繹而至始數千人繼萬餘人濟遠管帶方伯謙即晤美法俄各兵船主探詢
倭兵何多來韓管帶云駐韓袁觀察世凱告倭使有中國將派兵一萬援韓之語所以
彼亦厚集倭兵前來方管帶慮倭人添兵不已將啟衅端身居隊長既駐仁川護韓
自應以實電告丁提督適電斷無從傳達而平遠又乏煤急不能行遂自駛濟遠赴
牙山派起勇回威海將倭人添兵情形稟請丁提督上達爵相先是袁觀察因中國
派兵一萬之語致倭兵侵盛竟驟報爵相倭兵只有千餘是以爵相亦只派葉轟兩
統領率兵千餘赴牙山護韓至是得方信以失機咎袁袁銜之反誣濟遠為驚逃

電報相以濟遠為嘗試倭人無故增兵來韓照公法例當開砲擊之濟遠無其權自
 當上告無電可達無船可派勢必親行就近派船回報且牙山亦有倭船赤城等數
 艘如濟遠驚而逃何敢更入牙山乎至五月二十日鎮遠始至仁川事既決裂爵相
 召各船回威海合大隊以為備六月初一日抵威海二十日丁提督又遣濟遠率威
 遠廣乙二船往牙山護愛仁飛鯨等裝兵船並往大同江一帶遊巡二十一日三船
 到牙山二十二日刻愛仁到辰刻飛鯨亦到濟遠遂派各船小火輪照料裝運拖帶
 駁船將兵丁軍裝馬匹大米各等件運駁上岸並派船上水手幫同起卸是日寅刻
 威遠送電報往仁川午刻由仁川回牙山報稱念一日漢城韓倭已開仗電線已被
 截斷往見英兵船主羅哲士據云倭大隊兵船明日即來濟遠遂飭船上員弁起催
 水手幫助陸兵駁運馬匹米石上岸並令威遠先出牙山口外復以威遠木船不堪
 受砲且行駛甚緩倘出口遇敵徒失一船是晚十一點令其先赴大同江一帶取齊
 念三寅刻濟遠即傳祈廣乙魚貫出口預備禦敵七點半將出漢江望見倭船三艘
 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旋轉取勢而來知其有異遂號令廣乙嚴奮備戰駛近一
 萬碼左右忽聽倭督船先發號砲一聲倭三船遂砲聲並起均向濟遠轟發濟遠亦
 將前後大砲左右各砲開司砲即時均持倭督船忽倭砲中濟遠望臺大副都司沈
 章中砲洞胸學生守備黃承勳中砲斷臂六品軍功王錫山管旗頭目劉鵬均中砲
 同時陣亡望臺並砲臺各處弁兵陣亡者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方管帶屹立望臺
 指揮發令猛戰至一點多鐘未分勝負而廣乙早已遁逃矣於是倭三船繞擊一濟
 遠而濟遠之前砲臺積尸不能運動僅刺後砲一尊禦敵連發後砲四十餘出中倭
 船浪速甚多該船稍傾行駛遂緩正在酣戰陡見西南烟起知是高陞裝兵船至標
 江護之當即升旗告操江我已開仗爾須速回其時烽烟彌天旂升而操江未答倭
 船行速二船驟不及避遂為所及方倭之分船趕高陞也濟遠乘間迅督收拾前砲
 臺挪尸而出試運前炮復振後砲方管帶顧濟遠船雖受砲甚多均非要害如倭船
 放秒不准因即發令如倭船復來我須看真秒準方許開砲甯死而待不准輕放旋
 見倭用二船趕來一稍緩一甚疾轉瞬間倭督船吉野至矣彼連發數砲皆高過濟
 遠船濟遠故停砲不放倭疑我砲壞于藥盡愈駛愈近我船轉左彼亦左我船轉右
 彼亦右以避我前砲迨隔三千餘碼方管帶發令將船前轉看秒準俾放後砲一發
 中其望臺下該船火藥砲子震裂翻去望臺殲其提督員弁二十七人並水勇無算
 再發中其船頭火起水進又發中其船身船便傾側升白旂龍旂而遁其緩行之船
 尚未及也濟遠因舵機受傷轉動不靈追之不及遂駛回是役也丁提督原約濟威
 廣乙開船後即遣大隊戰艦接應至念二日下午三點鐘大隊在威海已升火將啟

日辰刻丁提督令全軍備便十二點鐘行船意在率隊返旅順十一點鐘遙見南來黑烟一叢知是倭船丁提督船旗令全軍起錨備戰復令相距四百碼成犄角陣又令平遠廣丙入隊二船未即來我軍陣勢初本犄角魚貫至列隊時復令作犄角雁行丁提督乘定遠鐵艦為督船並鎮遠鐵艦居中致遠靖遠為第二隊經遠來遠為第三隊濟遠廣甲為第四隊超勇揚威為第五隊分作左右翼護督船而行原議整隊後每一點鐘船行入迷是時隊未整督船即行入迷以致在後四隊之濟遠廣甲五隊之超勇揚威均趕不及緣四船魚貫在後變作雁行傍隊以最後之船斜行至偏旁最遠故趕不及而陣已散漫矣查海戰利在鐵甲船為先鋒次等船為中隊或後隊以鐵甲堅利便於攻敵且能保衛弱小之船故各國必以鐵艦為督船既能折衝敵鋒而在前引領變陣亦靈動也是役我軍以定遠督船並鎮遠鐵甲居中而反以弱小之船作左右翼護之倭船作雙行魚貫而來且據上風我已失勢泊開仗時與倭船相距四迷即八迷我督船即號令開砲以致相距太遠不能中敵旋即炮烟漫天無從測杪命中矣督船僅於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後遂無號令丁提督在望臺下初次排砲時因放砲震跌即扶入三官廳躲避督船帥旗於第三次排砲時即被敵砲擊落便不再升夫望臺下非提督站立之所督旗不升各船耳目無所係屬督船忽左忽右亦無號令而陣勢益散漫丁提督之不諳戰事可知也因此倭船見我陣不變乘勢分左右繞擊我列旁之弱船於是超揚落後被圍三週中炮着火首尾之人不能相救濟遠來遠經遠亦被圍着火且戰且救火靖遠前後中砲發火旋救滅廣甲則已遁逃出圍矣致遠在陣中因一敵船傷停俾深入追擊之為魚雷所中而沉經遠管帶中砲陣亡被圍擊亦中魚雷而沉濟遠中砲彈數十處後砲座因放砲不停砲針及螺丁俱震動潰裂致砲不能旋轉前大砲放至四十餘出砲盤鎔化銅餅鋼環壞不堪用全船各處通語管亦被擊壞二副守備楊建洛學生把總王宗輝陣亡在船死者七人傷者十餘人力大不支初敵分四船截擊經遠濟遠迨經遠沉遂并力擊濟遠我軍督船棄而不援借鎮遠戰而東濟遠被倭四船截斷在西且船中砲械全壞無可戰祇得保船西駛倭船鑿於牙山之役恐我誘敵不敢窮追不然亦齏粉矣定遠鎮遠之戰而東也敵亦以四船繞擊之約片刻是時我軍各船衝擊星散督船並不升旗收隊幸靖遠管駕從旁升旗收隊於是平遠廣丙來遠始隨之而港內鎮南鎮中二砲船並二雷艇亦至軍始集倭船旋東去其時已酉刻二雷艇往救揚威弁兵砲船往救超勇弁兵及天昏黑猶望見倭船在該處打燈號放火箭招呼擊濟遠之四船收隊也廣甲自午開仗約一點鐘時即離隊夜十一點鐘至大連灣三山島外迫近叢險石堆該船弁勇僉告管帶船已近灘必不可進管帶不聽致船底觸石進水不能駛出後派金龍船王洋員馬克羅兒一譯作驗看據云廣

甲船無傷惟廁所有一小孔或是砲子穿過者馬克羅兒往該處無傷惟廁所一小孔
 似見砲子所穿者由戰場到該處有九十餘里之遙行十點鐘可到惟算知該船於
 一點鐘即離隊也驗四時見漢納根之通多人在座共聽漢納根即變色令其
 勿言蓋因廣甲管帶吳敬榮丁之同鄉且屢承周旋也按是役戰閱三時定遠
 存袒護容以廣甲善戰恐馬克羅兒陳其實在之情形也

鎮遠兩船共中大小彈二百餘處陣亡共十餘人靖遠中彈數十處陣亡二人來遠
 中彈百餘處自後魚雷船至前烟筒座被焚殆盡陣亡十餘人平遠中彈二十餘處
 廣丙中彈數處濟遠中彈七十餘處陣亡七人傷者十三人砲械全壞以被倭船四
 艘截擊不得與各船合隊以夜四點二刻到旅順各船以六點鐘亦到相隔僅片時
 也十九日丁提督並副提督飛電報傷并告海軍開仗情形云我軍致經沉超揚焚
 定鎮靖來平丙中南並二雷艇回旅濟遠先逃濟遠得信屢請到船察看砲壞船傷
 情形丁提督不允所請丁提督以濟遠為先逃方管帶屢請驗船不允往見劉步蟾
 與丁提督謀証尚且恐濟遠在旅順尚能剖釋遂於二十早遣往大連灣拖廣甲船濟
 遠總俾洋員哈富門以船砲俱壞無所禦敵力爭於漢納根不聽遂辭總俾之職不
 與行濟遠到該處見廣甲沉擱灘中猛烈不起又過倭船數艘因無械抵禦恐被失
 碎濟遠至念方濟遠之往大連灣也適李爵相電詢船陽翼總辦濟遠何以先回冀
 三日始回防

總辦答以船傷砲壞先回旅順念三日丁提督再電稟爵相因濟遠先逃牽動全軍
 大局請即重辦以儆效尤訂劉再復電外人皆不知念四日各方管帶入海軍公所念
 四日電奏請

旨管帶並法念五日天未明行刑以上各電均在右翼總兵劉步蟾代理提督任內
 丁戰回報傷告假與丁提督密商而行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
 罪名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砲械壞不堪用陣亡者七人傷者
 十三人皆有案可稽耶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
 逃不辨自明况當超勇揚威焚致遠經遠猶在陣攻擊衆目共睹而督船為全軍耳
 目所屬既無號令又去其旂牽動大局果誰致之特以丁提督挾起蓋舖屋之嫌誦
 海軍丁於劉公島起蓋舖屋收其租值各將領多賃其屋下至妓館酒寮亦租與漢
 馬方厥寬離於山上構屋住春同領多致之管帶中逆無貨丁屋者由是街之漢
 納根修築造砲臺之怨漢納根因報稱牟多洋員赴天津領傷劉步蟾恐發私添電文
 之覆必欲殺之以滅口於是沒其戰績誣以逃置之死地以洩私憤此全軍將士
 所以同深悲悼也廣甲管帶吳敬榮始而逃陣繼而燬船僅予革職留營仍復月給
 薪水廣乙管帶林國祥牙山之戰避敵焚船旋復管帶濟遠蓋吳為丁提督之同鄉
 而林為劉鎮軍之私人也功罪是非顛倒至此亦即海軍潰敗之所由來歟因紀其
 戰事顛末以待當世之公論云

方管帶駐韓日記並條陳防倭事宜

三韓之亂初因稅重民變始於古阜縣不自月而全羅忠清數縣賊衆蜂起為首有

金姓者邪教黨也有李姓者十四歲之幼童也有崔撲者東學黨也韓王令洪啟勳
 為招討使率韓兵八百於四月初四日借我平遠偕倉龍二船由仁川載赴長山浦
 登岸而抵全州韓兵行不裹糧日給錢一百聽向民間購食散漫無紀民受其擾者
 口出怨咨民心愈以不靖賊遂由全羅東北境犯忠清而南全羅兩道兵潰賊遂入
 據全州槍砲子藥均為所得韓王聞警復撥兵五百往至半途而潰者半餘駐公州
 未敢前進時賊傍全州城以滅閔黨匡君救民為名蓋煽人心又傳言即日犯公州
 洪州直抵漢城全韓騷動韓王乃向我 大清請兵援剿五月初一日李爵相令北
 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船往初二日下午到仁川時倭兵船大和筑紫
 二艘及法國兵船化爾輝一艘已在港濟遠揚威乃令平遠為一小隊駐泊仁川港
 三點鐘美國三等提督船保提漢到五點鐘倭赤城船到初四日濟遠管帶方伯謙
 接駐韓袁觀察世凱並丁提督汝昌電有倭船赴沔於三船內酌派一艘往初五日
 辰刻派平遠赴牙山之沔口是日法兵船仁康仕登到仁川倭赤城船出口超勇並
 圖南裝聶統領兵赴牙山初六日辰刻法船化爾輝開往長崎十一點鐘倭船千代
 田到仁川下午我操江船到倭赤城船並倭提督伊東坐松島船倭公使大鳥坐八
 重山船亦到晚七點鐘我船平遠由牙山回仁川八點鐘倭船水兵五百登岸我商
 船海晏海定裝葉軍門兵於是日到牙山五點鐘倭公使大鳥登岸是晚丁提督電
 濟遠詢問韓事初七日早濟遠摘韓事情覆雷是日大鳥率倭兵三百進漢城初八
 日倭筑紫大和兩船出口倭領事向韓海關報和歌之浦等十四艘裝兵馬來仁川
 不日可到派小火輪量水下浮標測錨位為停泊計初九日下午倭兵船高雄護倭
 商船和歌之浦裝兵千餘馬七匹到仁川登岸下午三點鐘英國兵船模邱利由長
 崎到仁川操魚雷過濟遠船邊一週蓋英船以倭船環集我船單弱恐為所真故為
 此以示意也晚八點鐘倭裝煤船到仁川是日葉軍門所部兵在牙山紮營而全州
 韓匪已逃散韓招討使洪啟勳復全州初十日倭兵船千代田並商船和歌之浦先
 後出口倭筑紫兵船及商船陸興丸先後進口晚六點鐘英兵船遣員告濟遠明早
 該船開往橫濱九點半鐘英兵船乃操禦亦示意也葉軍門委員白太守由漢城來
 仁川述倭公使大鳥談論兩國調兵援韓之說初袁觀察告倭使我國將派兵一萬
 來援韓故倭亦調集多兵來韓至是袁告大鳥我國原派兵一萬現只來三營欲令
 大鳥電倭政府止兵大鳥辭以兵已在途弗能止十一日龍營務處坐揚威船赴牙
 山韓海關稅務司報倭商船九艘兵四千五百名馬二百五十匹舢舨二十隻並浮
 橋早雷水雷電線等諸軍械將到仁川十二日風雨倭船八重山筑紫移錨位倭赤
 城船出口十點鐘倭吉野兵船護裝兵船六艘到仁川十三日倭裝兵船三艘又到
 千代田船護之是日九點鐘倭兵及馬匹皆登岸自初十起電斷不達濟遠方管帶

為隊長欲派一船回威海詳報軍情奈超揚在牙山操江為袁觀察留不放行平遠
又乏煤方管帶乃託理事電袁觀察云濟遠開牙山一探十二點開五點到牙山之
內島時倭赤城等船亦在馬方管帶乃將到仁川連日所有情形具摺畧令超勇船
回威海稟報丁提督請其轉電爵相袁觀察疑其覆誣稟濟遠驚倭而逃查西國例
凡兵船保護屬國若他國縱兵登岸當開砲擊之濟遠無其權自當上告復因電斷
不得違勢必親赴牙山派船回報軍情請示遵行袁誣以驚逃蓋修怨也至十五揚
威赴仁川下午倭裝兵船到仁川向韓海關報稱兵五百名馬五匹云十六日濟遠
得津電鎮遠廣丙超勇三船將來韓十七日辰刻倭吉野赤城二船由仁川出口旋
來一煤船十八日倭督船松島高雄千代田大和四艘由仁川開泊長崎之佐世保
地方時在仁川倭船只八重山武藏並裝兵船三艘七點半鐘我北平煤船到平遠
揚威兩船上煤十九日下午駐韓袁觀察眷屬上平遠船三點鐘鎮遠超勇廣丙到仁
川倭兵船大島踵至二十日下午平遠船由仁川開送文報並袁觀察眷屬往煙台
倭船武藏出口我裝兵海定船還上海是日倭使大島見韓王濟遠起錨出口適鎮
遠廣丙超勇到遂全拋錨念三日操江開往仁川五點鐘我兵船各管帶乘小火輪
赴白石浦與葉軍門會商水陸軍情是日倭兵船三艘護裝兵船六艘載兵三千名
馬二百五十匹到仁川念四日聶營進勦餘匪念五日下午平遠由威海到牙山時
倭使大島與英俄美公使論添兵來韓保商且欲韓為自主之國云念六日辰刻鎮
遠平遠往仁川倭大島船亦隨開是日探知倭兵距牙山一百三十里我陸軍夜已
放哨嚴防要道已埋地雷念八日辰刻廣丙裝葉軍田難砲并文報等件赴津平遠
到牙山口外升旗告在牙山各船起錨出口合鎮遠由仁川出漢江回威海八點鐘
濟遠超勇乃起錨與平遠會途過鎮遠升旗成魚貫隊相距四百碼駛出漢江是日
東南風大作船甚顛簸至次日三點鐘方到威海自五月初一日起仁川牙山等處
倭船調兵來往不絕其所運兵馬水雷魚雷早雷電線浮橋等不知凡幾蓋觀衅而
動已存心叵測矣故英兵船疊次操魚雷操禦敵示意於我欲我早為戒備以待不
虞時濟遠方管帶見此情形乃上條陳於李爵相一謂海軍戰艦合則刀厚分則勢
單未決裂時宜速召聚一處遇有變局以便調遣若以數船分駐仁川牙山港道分
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順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於威海旅順有事
則全隊出北洋遊弋若遇倭船便於邀擊至收泊之處依於砲台以固北洋門戶邊
疆自不至為所擾一謂九連城鳳凰城鴨綠江一帶與高麗接壤之處宜調兵數十
營以扼其要遇有變局則進兵直搗韓京且重兵出九連城各處則兵有後路不比
乘船易為敵算蓋兵由船往雖多派兵艦保護倘敵以兵船邀擊復分擊連兵船運
船皆商船不堪受砲危不可言故兵當由陸進也一謂倭人窺韓俄竄暗中取利蓋

韓為俄有則俄戰艦可由三韓港道出入泰西各國所深慮也倘我與英各國聯絡保韓則倭不敢公然逞志一謂倭人兵餉多取商民彼國物產銷售中國者十居其七倘與倭議戰必先絕其通商且當防他國代為銷售若中國不銷其物產則彼下議院籌款自非易事一謂當速添戰艦倭之敢輕我中國者以我海軍戰艦無多且皆舊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砲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並各船上多添快砲則彼自聞而震懾現英德各國兵船在華者多當此戰事未形或預與英外部定購在華戰艦訂立合同不先付款有用給價無用歸還但按價給息而已駐仁稅務司英員曾款是策似屬可行且價約定即可升中國旂以壯聲威云云書上未行而倭覺開矣竟海述聞客曰士之遇不遇命也抱其奇才異能既過於時而見傾儕輩構陷誣讒以喪其身識者獨不委之命而更歎歎扼腕於氣運之使然者何哉蓋以其人苟在其說得行而時局必不至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者也方君益堂束髮受西學既精其業遂為海軍諸將中翹楚海軍既創章程規制多出其手甲申之役上邊事書數千言倭將啟復條陳五事使其說得行何至有今日哉方君既枉死將士解體 國家經營海軍二十餘年堅船利砲一旦半以資敵為統帥者修私隙銀竟獄上下相蒙以快讐敵雖氣運之使然亦必有職其咎者矣報怨而殺曲端臨危而思直濟古今同慨悲夫

賤廣濟之能軍而卒為丁汝昌劉步蟾所陷害意有罪不罰有功不賞而反受戮焉是非顛倒何以示眾東征諸將士望風譁潰解甲而逃也宜矣然其後關外諸軍視師者專聞而制賞罰為我所欲為而卒不能激勵忠義使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則又誰執其咎耶而顧獨集矢於傅相一人耶有心人所為感慨歎痛痛哭長太息者矣今讀竟海述聞一卷特書其後留為天下萬世共評焉於汝庸記

